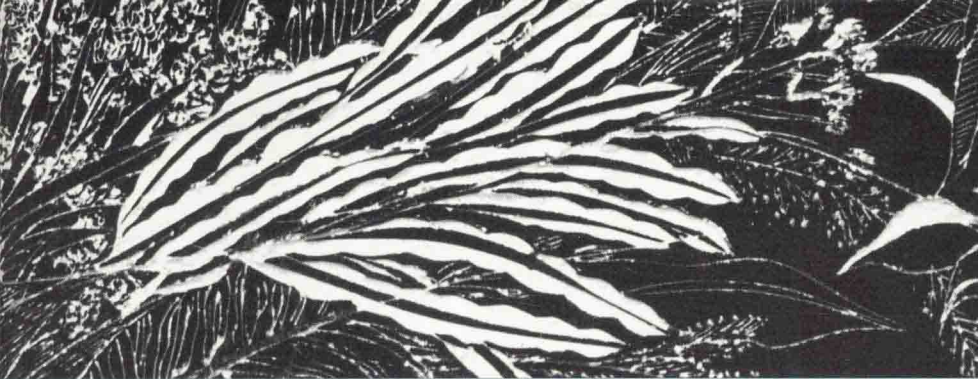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闲
花

沈胜衣——著



中华书局

闲花

沈胜衣
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花/沈胜衣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10

ISBN 978-7-101-10211-6

I. 闲… II. 沈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21986 号

书 名 闲 花

著 者 沈胜衣

责任编辑 于 欣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 8 $\frac{7}{8}$ 插页 8 字数 150 千字

印 数 1-5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0211-6

定 价 45.00 元

自序

让闲花再开

近年钟情于植物写作，继《书房花木》、《行旅花木》两本专书，以及《笔记》相关两辑之后，现再一次将植物随笔结集。

此前三种是较集中的专题，本书则尝试多样化一些，有如一个杂花并放的园子，汇聚了影评、歌评、游记、书话等多类型体裁，牵藤带蔓、丛生纷披：

辑一“声色花木”，考辨流行歌曲和电影中的植物，也谈这些歌影声色本身。

辑二“探花之旅”，是植物游记，记写旅行中探访各地有意思的花木，也略记旅途风景人文之所见所感。

辑三“书生草木”，属相对较传统的植物散文，但重点在于它们是书里“生”出来的草木，以“抄书体”作科学的文史考辨，从文献精华中爬梳整理草木的名实源流，也等于顺带介绍一些植物图书——花中有书、书里有花。

自感这些花木文字，有心情感悟的倾述，但不止于单纯的文艺抒情，不将植物仅视为寄托的象征；有文史知识的

传递,但不提供枯燥的应用技术,不将植物仅作为实用的客体。我的心愿是回到植物本身,以花草为主角;又从植物出发,进行拓宽领域、活泼无拘的跨界写作,冀望纸上花木能在生活的各个空间盛开。

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相遇,不同情愫与不同认识,部分植物先后写过多次,既有补充完善,也容有略为重复的段落(本书内如此,于旧著亦然);但,各篇皆用心写来,几处稍稍复述乃行文所需,篇章是各自独立的,立意和主要内容都不一样,希读者体察。另外,曾在报刊发表过的文章,编集时很多也作了修订。——就像同一棵植物,每一朵花都有细微的区别,每一次开的花也不会跟上次完全雷同。大自然造物神奇,我谨致追慕之意。

让花木与书籍交融缠绵,是我向来的趣味,本书征引书籍文献二百多种,也可视为一份“花房书目”(朋友当初对《书房花木》的玩笑语)。为免过于累赘,仍依旧例,原则上只对三种旧著之后新增的引书、在本书首次出现时才注明出版资料,但也有若干因内容需要而反复出注(如西番莲一文的特殊自创体例所致),又有些以前漏注的这里补上。这新增部分合计一百四十多种,以植物专著为主,亦酌情注出一些有较突出花木内容的其他著作,以便检索。

书名“闲花”,意指这些篇章是纷杂的闲花野草,然而,

更有私己的特别寄寓……恰好，某次立春的书店欢悦之行，在一册《冷冰川》中随手翻到一幅佳作，《让闲花先开》，为之惊艳赞叹，喜欢画本身（有论者将它评为画家超越写形、抒情而至的第三境“神游太虚”之代表作，是进入不为法缚、道法自然的大境界之例子），也喜欢“让闲花先开”这个同属神来之笔的题目（此乃冷冰川再三修改的奇思结晶）。当年出版《书房花木》，承蒙冰川兄赐赠我心仪的《阳台》印于书衣；感谢他这次又慨然答允我用此画作封面，书缘人情，美好延续。

当然，更要感谢玉成此书的余佐赞先生，和他的编辑团队；感谢经手过书中文章的各报刊编辑；感谢关注我植物写作、热情评论传扬的朋友；感谢文里文外的花间人影。——你们都是浇花人。

再关于闲花，宋代张先《醉垂鞭》写过：“闲花淡淡春。”元无名氏《渔樵记》有云：“他和那青松翠柏为交友，野草闲花作近邻。”也都是很好的意思。确实，闲花是散淡而非浓烈的，是隐逸而非用世的。在工业化、科技化、城市化的时代，愿这一束悠闲的花儿，提供给读者“植物化生存”的可能，于变幻无常、忙碌急速中回味一份“植物型情感”。——让不求实用的闲花先开，继续开，是所望焉。

2014.1.11 记毕。其时自家的洁白山茶，又作新年初放，玉绽雪凝，在清阳中映人静喜。

目 录

自序

让闲花再开

辑一

声色花木

木棉花意乱，轩尼诗情真 / 3

时光擂台，红颜化白絮 / 7

岁月偷不走簪杜鹃那一抹红 / 11

志明与春娇与烟草 / 15

开往西伯利亚的蜡梅花 / 19

幽林一清峰，淡酿桂花香 / 25

风信子的悲欢花诀 / 31

越南越繁茂的木瓜与荷花 / 39

假如生活柠檬了你 / 43

辑二

探花之旅

红黄烂然，北京之秋 / 57

牛角挂书，花径徜徉 / 65

东海岛上水生花 / 70

丽江花木之热烈与散淡 / 75

惆怅旧欢桃柳 / 84

东瀛的朝颜夕颜 / 98

新加坡的西米 / 109

澳门的木棉 / 113

台湾春花双城记 / 117

辑三

书生草木

护书之草 / 131

半夏时节品荔枝 / 135

芙蓉醉醒 / 139

水仙风露发幽妍 / 144

水浮莲的沉浮兴衰	150
惠特曼的雪松	155
西番莲的前世今生	161
哑行者：杜鹃花与石南	203
岁月无声，紫荆有情	209
我称你为紫荆	217
养叶天的南国花讯	225
春夏间的几把火	231
前生曾簪素馨花	237
开眼启唇说相思	244
黄花剩赚沈郎瘦	255
五月木棉飞	260
长夏木槿荣，朱黄各幽情	267
犹记得，凤凰花瘦	281



辑
一

声色花木

木棉花意乱,轩尼诗情真

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,社会由死气沉沉走向激情活力,倡导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,我们是把香港人从工作到走路的快节奏作为榜样的。转眼三十年,时代的步伐越来越急,大陆的发展越来越快,我们骄傲地认为,很多方面我们已把香港抛落在后面了。可高速运转中产生的种种现象,却又使人发现“快乐”并非“快”即能“乐”那么简单。这时候看港产片《月满轩尼诗》,就别是一番滋味了。

这是一部爱情小品,但包含了更多内涵:老街旧铺的城市风貌(轩尼诗道是香港主要街道、购物闹市);传统、家常中有韵味也依然有活力的市井风情;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;还有,导演岸西在访谈中指出的,她要拍出勤奋拼搏之外的香港闲人、懒人,更要拍出相比大陆已经“慢下来了”的香港。

我喜欢这部细碎温暖的慢悠悠的电影,包括一个细节:

张学友与前女友张可颐重聚，看到高楼大厦间的几树红棉，他无话找话道：“听人家说，木棉开花就表示不会再冷了。”她微笑着答：“现在天气那么反常，谁知木棉会不会也中了招（着了道儿）呢。”

张学友说的是岭南民间相传的物候观测法。叶灵凤《香港方物志》之《英雄树木棉》载：“香港人素来相信，只要木棉开了花，天气便不会再冷。”徐祥浩等编著《华南的奇花异木和珍贵植物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一版）说：“木棉通常在冬去春来的时候开花，所以广州人看见木棉开花，就预感到寒冬已过。”——木棉是冬天落叶的热带树种，新春叶出之前，先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开出红艳的硕大花朵，“满树火红，如喷如倾”，等花后寒冷退却，才披上新叶，“绿荫如盖，郁郁葱葱”（王隼主编《华南常见行道树》语）。

但近年，岭南木棉这种先花后叶、花叶截然分明的特色变异了，很多都是带叶开花的，或是去冬竟然不落的旧叶，或是今春提前冒出的新叶，错杂一树红花，诡异的景象。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记木棉“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”，因此古代木棉又名珊瑚树。但现在花叶并陈，遂使名不副实了，混同于其他有花有叶的植物，失却我曾在旧文写到的“春来无一叶，满树皆红花”的“妩媚好男子气象”。这正是近年“天气那么反常”的极端影响。

气候异常还反映在花期上，我猜测当代的木棉花比以前要开得早更落得早。宋人杨万里《二月一日雨寒五首》其中一首，该是最早吟咏广东木棉的诗：“却是南中春色别，满城都是木棉花。”苏轼《海南人不作寒食，而以上巳（按：农历三月三上巳节）上冢……》则云：“记取城南上巳日，木棉花落刺桐开。”又近代罗翼群《上巳泮塘莲苑雅集简同寅》也写到“粤峤红棉特动人”。可知古代木棉是农历二、三月开花，如清代陈恭尹《木棉花歌》：“粤江二月三月天，千树万树朱花开。”现在呢？广西林科所1978年至1984年间持续观测所得的结果是：木棉花在公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盛开（王宏志主编《热带亚热带主要树种物候图谱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一版），这已早于农历二、三月。而2004年出版的《华南常见行道树》，记载的花期更是公历二月至三月——越来越提前。

在当今世代，木棉花都加快步伐急匆匆往前赶了。这意乱情迷的幻变世道，连花木的千年规律、顽强本性都会迷乱迷失的。只是，寰宇冷暖，花木知情，却也知心：怎样变都好，到底花还会开，就像《月满轩尼诗》中那剩下的微末情意。

2010年8月18日整理，

2011年1月11日删订。

附记：

广州绿化委员会1983年在评出木棉为市花后(其实1932年已评过一次)内部编印的《红棉》画册,收有朱光写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《广州好》其中一首:“落叶开花飞火凤,参天擎日舞丹龙,三月正春风。”同时,又收有李醒滔等作的油画《南国四月》,绘画的是捡晒木棉落花的家常情景。——因木棉花有祛湿等药效,岭南人爱在木棉花落后捡来晒干煲水饮用。确实,公历四月初(农历三月)清明前后,在当今的南国已是拾花时节了,这也可作为上述话题的旁证。

劳伯勋80年代的《南国花讯》(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5月一版)之《红棉赋》,已谈到木棉早开迟开的问题,认为这种物候标志的差异,乃由于树龄、生长环境、生理和健康状况的不同。然而现在看来,恐怕更主要可追溯到全球变暖的背景。

而本文写的木棉花期提前、且花叶同开的乱象,源自2010年观察所得,到2011年春日,则出现了另一诡异情形,是本应火红的木棉冒出了很多黄花。2011年3月18日的《羊城晚报》有一篇报道《新奇!红棉盛开变身黄金甲》,请来专家释疑:这些金黄的木棉花,有可能是木棉中的稀有品种,但也有可能是土壤或空气的污染、酸雨、营养不良,甚至全球气候变化,导致木棉树的生理改变,决定花色的花青素变异了,从而令红花变黄。——地球的变异在植物身上又一次显现。

时光擂台，红颜化白絮

在近年港产片复苏浪潮中，郭子健等导演的《打擂台》就像一个寓言式的写照：泰迪·罗宾饰演的老师父在昏睡几十年后复苏，与一直守护着他的梁小龙等老一辈功夫明星一起，用他们所守护的传统价值观与为人方式，去影响和带动年轻人。片中那只老旧的乃至腐臭的陈年腊鸭，在新时代仍能散出芬芳，这正是港产功夫片乃至香港本身的一个象征。

泰迪·罗宾说：“五月天两样多，雨水多，木棉花多，飘起来的时候很漂亮。”旁人都以为是老师父醒来后的胡言乱语之一，木棉花明明是春天开的，就像当年王芷蕾唱的《冷冷的夏》：“木棉花，怎能灿烂一季夏？”怎能出现在花期早已过去的初夏五月天呢？到这老师父去世，后辈们在怅然怀缅中，竟见到一个优美的画面：木棉花的朵朵白絮，飘飞于空中。哦，原来他说的不是鲜红如火的木棉花，在长者眼中，火红火热的青春逝去后，犹如白头翁般的五月木棉飞絮，也

同样是“花”。

木棉花盛时，真的如一片熊熊火光，历来文人笔下多取此喻，不胜枚举。这个比喻起源很早：木棉又名烽火树，据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，此别名乃秦末汉初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、封王称帝的一代霸主赵佗所取。另外，屈大均还将木棉农历二月的盛花期与火神祝融的生日联系起来。——可见木棉的火，有着帝王乃至神仙的来头。

火花之后的木棉絮，倒真的少为人关注，不过《广东新语》也有确当的记载：木棉果子“五六月熟，角裂，中有绵飞空如雪。然脆不坚韧，可絮而不可织”。

“可絮而不可织”一语十分关键。木棉这些不具纺织用途的棉絮，一般只能用作垫褥、枕头等的填充物。历史上，在棉花传入岭南之前，当地人是用一种木棉的同科植物吉贝（又名美洲木棉、爪哇木棉）的棉絮来纺布制衣，这种棉花替代物又称木绵。两者花色花型等很不同（如吉贝的花是淡红或黄白的），但不少人因音同形近而将木棉与木绵（吉贝）混为一谈，甚至进而与棉花混淆起来。古人少有如屈大均那样细致观察得出准确结论的且不说，现当代的专业人士也频频出错：

民国时期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编印的《中国棉讯》，1948年5月出了一期“木棉专号”，但诸多以木棉为题的文章，谈